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學源流論卷上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 臣舒依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 臣胡 予 襄

謄錄監生 臣 翟 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五
醫學源流論	醫家類
提要	
臣	等謹案醫學源流論二卷
國朝徐大椿撰其大綱凡七曰經絡臟腑曰脈	
曰病曰藥曰治法曰書論曰古今分子目九	
十有三持論多精鑿有據如謂病之名有萬	
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是必以望聞問三者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參之又如病同人異之辨兼症兼病之別亡	
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死又	
有藥誤不即死藥性有古今變遷內經司天	
運氣之說不可泥針灸之法失傳其說皆可	
取而人參論一篇涉獵醫書論一篇尤深切	
著明至於有欲救俗醫之弊而矯枉過直者	
有求勝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實者以致論病	
則自岐黃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詆排論方則	



自張機金匱要略傷寒論以外孫思邈劉守	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駁詰於醫學中殆同毛	奇齡之說經然其切中庸醫之弊者固不可	廢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small>臣</small> 紀昀 <small>臣</small> 陸錫熊 <small>臣</small> 孫士毅	總校官 <small>臣</small>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	-------------------	-------------------	---------------	---	--------------------------	---------------------	--	--



醫學源流論原序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
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
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則
失彼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能
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
也通于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原經絡臟腑氣血骨脈
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
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
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為義精則
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
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
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
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于醫者下而一
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
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所隆而其人自視亦不過為衣食口腹之計雖以一	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	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于相違而道	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于窮經而骨月數人疾病	連年死亡畧盡于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	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	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為之振興視為下	業逡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愆焉傷懷恐自今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	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乾隆丁丑秋七月洄溪徐	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卷上

吳江徐大椿撰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
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
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
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
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于疾病夭
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
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
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
顧夏垂而却笑以為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
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
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于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
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燃尚微漸



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
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
謂終其天年者也至于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
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
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
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
雖傷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
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藏有五藏之真精此元氣之分
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
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
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
藏皆潤比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
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
與藏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
虛其虛必有一藏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



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托邪于外若邪盛為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軀殼經絡藏府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經絡之所能盡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藏府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藏府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為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藏府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藏府則以生



尅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
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藏何府何筋
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
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
經以藉口以見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
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藏府者難治且多死在
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藏
府之屬于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
之深求自得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
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
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藏府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
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此其大畧
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
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為內



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畧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于下病本在下而傳于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為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為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于傳而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于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布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于周身惟元陽則固守于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即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



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于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即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即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于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槁所謂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孤陽無附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上溉陽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藏府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于藏府病之從外入者必由于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鑿鑿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為心之病洩瀉臌脹為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藏府有病



而反現于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于藏府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着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雜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藏府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藏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即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已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論

病之分經絡藏府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藏府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藏府者有不必求經絡藏府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于人身其功能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參芪之類
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寓于一處也所以
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
病甚多皆有竒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
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畧有專宜耳至張潔古
輩則每藥注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
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藏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
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
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
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
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即指為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
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尚如此餘則更無影
響矣故以某藥為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為獨治
某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
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



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腎藏精論

精藏于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
不知也夫精即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
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
存者也其慾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
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溢易云井道不可
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
是又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
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若縱慾不節如淺狹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
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畧
堅實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
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



眩目赤身痒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癰疽此強
制之害也故精之為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
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
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
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一藏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即
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藏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藏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
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
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
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尚存
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藏腑之
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為藏腑之華蓋藏腑賴其
氣以養故此藏絕則藏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
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藏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



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脩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覩非臆說也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于上又純陽而為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為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為火中之火腎火為水中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火腎火守於下心火守于上而三焦為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藏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藏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藏皆有火而心腎二藏為易動



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
怔忡面赤煩燥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為相火似為
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于人大矣而能于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即能
決其生死何其近于誣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
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為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
樞云穀入于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肺經為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
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為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
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
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
不應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尅如脾病畏弦木尅土也
肺病畏洪火尅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
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
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症脈宜洪數



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至于真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脈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即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即通于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于脈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之脈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脈無不可見何能診脈而即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臟之脈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脈為可憑而脈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為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症脉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死生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症切其脉而後知之然症脈各有不同有現症極明而脉中不見者有脉中甚明而症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症者有宜從脉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為症所誤必為脉所誤矣故宜從症者雖脉極順而症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脉者雖症極險而脉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危在頃刻而六脉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脉不從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脉或促或絕痰降則愈此宜從症不從脉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脉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脉不宜從症也噎膈反胃脉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脉驟變百無一生此又宜從症不從脉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脉與症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症忌某脉某脉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脉數肺屬金數為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



不外五行生尅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講乎脉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脉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反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即死生判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於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有名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即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為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至于脈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脈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于脈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脈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為邪所閉脉似



危險氣通即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脉凡此
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真實然後不
為脈症所惑否則徒執一端之見用藥愈真而愈誤矣
然苟非辨症極精脈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
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
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為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治風為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黄湯及唐
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
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
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脉可以漸通今
人一見中風等症即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
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
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
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



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謬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禦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為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濕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藏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臆膈論

臆膈同為極大之病然臆可治而膈不可治蓋臆者有物積中其症屬實膈者不能納物其症屬虛實者可治虛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臆之為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膨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尅化矣內經有雞矢醴方即治法也後世治臆之方亦多見效惟藏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青筋繞腹種種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惡症齊現則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胃腕枯槁不復用事惟留一線細竅又為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即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藏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於秋秋得病者死於春蓋金木相尅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



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類臟之症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寒熱虛實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實然必辨其真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在內也雖大寒而惡熱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在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實者形實而神衰其脈浮洪芤散也假虛者形衰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而神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症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食此人虛而症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症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丸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干端立法萬變則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已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為病所惑者幾希矣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雜亂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志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為害非輕能熟于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如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臑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



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
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
不能豫知而為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
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至于
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
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
所底止矣至於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
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于攻伐
而元氣大虛或過于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
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
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
將邪火盡行補瀦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
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
家猶以為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
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異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即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

病症不同論

凡病之總者謂之病而一病必有數症如太陽傷風是病也其惡風身熱自汗頭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為太陽病此乃太陽病之本症也若太陽病而又兼泄瀉不寐心煩痞悶則又為太陽病之兼症矣如瘧病也往來寒熱嘔吐畏風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為瘧此乃瘧之



本症也若瘧而兼頭痛脹滿嗽逆便閉則又為瘧疾之兼症矣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則又不得謂之兼症謂之兼病蓋瘧為一病痢又為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勝舉以此類推則病之與症其分併何啻千萬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而治之法或當合治或當分治或當先治或當後治或當專治或當不治尤在視其輕重緩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雜亂無紀則病變百出雖良工不能挽回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病同因別論

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鬱怒憂思勞怯虫疰此謂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治熱病矣蓋熱同而所以致熱者不同則藥亦迥異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又為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同有與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



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熱為寒其腹痛又為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為何食則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倖中者甚少而誤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症愈多而愈惑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亡陰亡陽論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止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為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鹹降之品如童便牡蠣之類冷飲一碗直達



下焦引其真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
此與亡陰之汗真大相懸絕故亡陰亡陽其治法截然
而轉機在頃刻當陽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
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蠣黃芪五味收澁之
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
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辦法何如亡陰
之汗身畏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
氣粗脈洪實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
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
空此其驗也至于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
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
毫無定見誤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能愈病之非難知病之必愈必不愈為難夫人之得病
非皆死症也庸醫治之非必皆與病相反也外感內傷
皆有現症約畧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輕者雖不服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亦能漸痊即病勢危迫醫者苟無大誤邪氣漸退亦自
能向安故愈病非醫者之能事也惟不論輕重之疾一
見即能決其死生難易百無一失此則學問之極功而
非淺嘗者所能知也夫病輕而預知其愈病重而預知
其死此猶為易知者惟病象甚輕而能決其必死病勢
甚重而能斷其必生乃為難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
死者蓋邪氣雖去而其人之元氣與病俱亡一時雖若
粗安真氣不可復續如兩虎相角其一雖勝而力已脫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盡雖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
蓋邪氣盛而元氣堅固邪氣與元氣相併大攻則恐傷
其正小攻則病不為動如油入麪一合則不可復分而
又不至于傷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則
病氣入藏府者病與人俱盡者為多病在經絡骨脈者
病與人俱存者為多此乃內外輕重之別也斯二者方
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徵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
既不使之與病俱亡亦不使之終身不愈此非深通經



義之人必不能窮源極流挽回于人所不見之地也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
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
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藏府經
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
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
惑久而不通則氣愈聚愈塞如繫繩于頸氣絕則死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若醫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
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通氣降痰
則甦所謂痰厥之類是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
藏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
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藏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真元
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
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
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讎此又怪異之事不



在疾病之類矣

病有鬼神論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處有以召之則應者斯至矣
夫人精神完固則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禦之之具有
虧則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為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
以為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為病情如此必無鬼
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
受寒營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藏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
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
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
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
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
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
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憤憤矣其
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讎之鬼則



有數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于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覩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腎虛非陰症論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風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者遇此亦自謂之陰症不問其現症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姜地黄等溫熱峻補之藥此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後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于腎中矣况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卧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即如



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
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
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
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
六脈沉遲表裏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即使其本領
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使所現脈證的係陽邪
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症即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
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
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即改用溫補若陰
症轉陽症亦即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唯喻嘉言
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
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今之醫者謂吐血為虛勞之病此大謬也夫吐血有數
種大概咳者成勞不咳者不成勞間有吐時偶咳者當
其吐血之時狼狽頗甚吐止即痊皆不成勞何也其吐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血一止則週身無病飲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
之後或陰虛內熱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藥而痊若咳嗽
則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氣升多則三年少則
一年而死矣蓋咳嗽不止則腎中之元氣震蕩不寧肺
為腎之母母病則子亦病故也又肺為五藏之華蓋經
云穀氣入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
營濁者為衛是則藏府皆取精于肺肺病則不能輸精
于藏府一年而藏府皆枯三年而藏府竭矣故咳嗽為
真勞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時
稍緩其飲食起居不甚變又其人善于調攝延至三年
之後起居如舊間或一發靜養即愈此乃百中難得一
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屢發肝竭肺傷亦變咳嗽久
而亦死此則不善調攝以輕變重也執此以決血症之
死生百不一失矣

胎產論

婦科之最重者二端墮胎與難產耳世之治墮胎者往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往純用滋補治難產者往往專於攻下二者皆非也蓋
半產之故非一端由于虛滑者十之一二由于內熱者
十之八九蓋胎惟賴血以養故得胎之後經事不行者
因衝任之血皆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
則胎枯竭而下墮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內熱火
盛陽旺而陰虧也故古人養胎之方專以黃芩為主又
血之生必由于脾胃經云營衛之道納穀為寶故又以
白朮佐之乃世之人專以參芪補氣熟地滯胃氣旺則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火盛胃濕則不運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于產育
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無危險之理險者千不得一
世之遭厄難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產婦不可
令早用力蓋胎必轉而後下早用力則胎先下墜斷難
舒轉于是橫生倒產之害生又用力則胞漿驟下胎已
枯澁何由能產此病不但產子之家不知即收生穩婦
亦有不知者至于用藥之法則交骨不開胎元不轉種
種諸症各有專方其外或宜潤或宜降或宜溫或宜涼



亦當隨症施治其大端以養血為主蓋血足則諸症自退也至于易產強健之產婦最多卒死蓋大脫血之後衝任空虛經脉嬌脆健婦不以為意輕舉妄動用力稍重衝脉斷裂氣冒血崩死在頃刻尤忌舉手上頭如是死者吾見極多不知者以為竒異實理之常生產之家不可不知也

病有不必服藥論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藥者如黃疸之類是也黃疸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輕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蓋疸之重者其脇中有囊以裹黃水其囊並無出路藥祇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藥非補邪即傷正故反有害若輕病則囊尚未成服藥有效至囊成之後則百無一效必須用輕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傳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飲之病亦有囊常藥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藥之益者甚少受藥誤者甚多如無至穩必效之方不過以身試藥則



寧以不服藥為中醫矣

方藥離合論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為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搯縱之法有大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于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于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于殺人而已矣至于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



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

古方加減論

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是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為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為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為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為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為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名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信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



糖湯而為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猪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



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為問難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畧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啓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為宗枝正脉耳既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于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



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
品而為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
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
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
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
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為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
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單方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症而其効則甚捷
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謂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
於本草蓋古之聖人辨藥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
風逐寒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則以
一藥治之藥專則力厚自有奇効若病兼數症則必合
數藥而成方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
矣若夫內外之感其中自有傳變之道虛實之殊久暫
之別深淺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時各異此非守經達



權者不能治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為貴也然參考以廣識見且為急救之備或為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方論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豈非天地聖人之至願哉然而方之有禁則何也其故有二一則懼天下之輕視夫道也夫經方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治病視其人學問之高下以為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竒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藥其製法必竒其配合必巧竊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此又陰陽之



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
軟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臺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
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托名禁方欺世惑
衆更有修煉熱藥長慾道淫名為養生實速其死此乃
江河惡習聖人之所必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
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之論古方者皆以古方分兩太重為疑以為古人氣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體厚故用藥宜重不知此乃不考古而為此無稽之談

也古時升斗權衡歷代各有異同而三代至漢較之今

日僅十之二

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
量容今之一升二合

如桂枝湯乃傷寒

大劑也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二八不

過一兩六錢為一劑分作三服則一服藥不過今之五

錢三分零他方間有藥品多而加重者亦不過倍之而

已今人用藥必數品各一二錢或三四錢則反用三兩

外矣更有無知妄人用四五兩作一劑近人更有用熟



地八兩為一劑者尤屬不倫用丸散亦然如古方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二十九丸今不過四五分若今人之服丸藥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矣末藥只用方寸七不過今之六七分今亦服三四錢矣古人之用藥分兩未嘗重於今日

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六升為人一月之食則也注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每日食八升有餘矣

而謬說相傳方劑日重即此一端而荒唐若此况其深微者乎蓋既不能深思考古又無名師傳授無怪乎每舉必成笑談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藥誤不即死論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症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痺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



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
乃不論何病總以陰虛陽虛等籠統之談概之而試以
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
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
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
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
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
而病氣自退正氣自復無不愈者間有遷延日久或隱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徧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
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輾轉而死又有
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日診視小
效則以為可愈小劇又以為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
誤治之實病家以為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
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真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
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為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
之矣惟誤服參附峻補之藥而即死者則病家之所甘



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為戒而易其術也

藥石性全用異論

一藥有一藥之性情功效其藥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顯而易見者然一藥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蓋藥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則取其此長在彼方則取其彼長真知其功效之實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後世一藥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者蓋古人尚未盡知之後人屢試而後知所以歷代本草所註藥性較之神農本經所注功用增益數倍蓋以此也但其中有當有不當不若神農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乾姜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藥似與病情之寒熱溫



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者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已之立方亦必有竒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矣

劫劑論

世有奸醫利人之財取効于一時不顧人之生死者謂之劫劑劫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即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効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勢必用猛厲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遏抑邪氣藥猛厲則邪氣暫伏而正亦傷藥峻補則正氣驟發而邪內陷一時似乎有效及至藥力盡而邪復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以香燥禦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類此峻厲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劑參附一時陽氣大旺病氣必潛藏自然神氣畧定越一二日元氣與邪氣相併反助邪而肆其毒為禍尤



烈此峻補之法也此等害人之術奸醫以此欺人而騙財者十之五庸醫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為醫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製藥論

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于宋之雷斅今世所傳雷公炮炙論是也後世製藥之法日多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實有精義存焉凡物氣厚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去其害則用法以製之則藥性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為製或以相資為製或以相惡為製或以相畏為製或以相喜為製而製法又復不同或製其形或製其性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于用藥之法也古方製藥無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如桂枝湯中用白芍亦即有相製之理故不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人必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尚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



人之法不足憑也惟平和而有理者為可從耳

人參論

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夫人參用之而當實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然不可謂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為物氣盛而力厚不論風寒暑濕痰火鬱結皆能補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憊或邪深而正氣怯弱不能逐之於外則於除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邪藥中投之以為驅邪之助然又必審其輕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無邪是虛是實又佐以純補溫熱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住輕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即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為良藥價賤為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即使明知其誤然以為服人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若服



攻劑之藥而死即使用藥不悞病實難治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誅矣故人參者乃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為冠冕或以用人參為有力量又因其貴重深信以為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一用凡病之有邪者死者即死其不死者亦終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于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將人參立方用而不遵在父為不慈在子為不孝在夫婦昆弟為忍心害理并有親戚朋友責罰痛罵即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子慈父倖其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窶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終身凍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于盜賊可不慎哉吾願天下之人斷不



可以人參為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實係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于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不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藥如用兵論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五菜為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參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猶之好戰勝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故病之為患也小則耗精大則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偏性攻藏府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是故傳經之邪而先奪其未至則所以斷敵之要道也橫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



之巖疆也挾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則敵之資糧已焚
合舊疾而發者必防其併則敵之內應既絕辨經絡而
無泛用之藥此之謂向導之師因寒熱而有反用之方
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寡可以勝衆使
前後不相救而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併力搗其中
堅使離散無所統而衆悉潰病方進則不治其太甚固
守元氣所以老其師病方衰則必窮其所之更益精銳
所以搗其穴若夫虛邪之體攻不可過本和平之藥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以峻藥補之衰敝之日不可窮民力也實邪之傷攻不
可緩用峻厲之藥而以常藥和之富強之國可以振威
武也然而選材必當器械必良剋期不愆布陣有方此
又不可更僕數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執方治病論

古人用藥立方先陳列病症然後云某方主之若其症
少有出入則有加減之法附于方後可知方中之藥必
與所現之症纖悉皆合無一味虛設乃用此方毫無通



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異同
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
似而其中之現症全然不同乃亦以此方施治則其藥
皆不對症矣并有病名雖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則其
中盡屬相反之藥矣總之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
之症悉與古方前所陳列之症皆合更檢方中所用之
藥無一不與所現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
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施治雖所
用悉本于古方而害益大矣

湯藥不足盡病論

內經治病之法鍼灸為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導引按
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蓋服藥之功入腸胃
而氣四達未嘗不能行於臟腑經絡若邪在筋骨肌肉
之中則病屬有形藥之氣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針灸
等法即從病之所在調其血氣逐其風寒為實而可據



也況即以服藥論止用湯劑亦不能盡病蓋湯者盪也
其行速其質輕其力易過而不留惟病在榮衛腸胃者
其效更速其餘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醫者豫備
以待一時急用視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則病無遁
形故天下無難治之症而所投輒有神效扁鵲倉公所
謂禁方者是也若今之醫者祇以一煎方為治惟病後
調理則用滋補丸散盡廢聖人之良法即使用藥不誤
而與病不相入則終難取效故扁鵲云人之所患患病
多醫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變愈多而醫家之道愈少
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本草古今論

本草之始仿于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
人與天地為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
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
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
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為七百



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
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益唐慎微
證類本草為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真偽原其生產集諸
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
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
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
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
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則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
此藥為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
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
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
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
為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于病而後信
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于單
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藥或出于深山



窮谷或出于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竒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竒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藥性變遷論

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應有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地此乃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其本生之土故氣厚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採必至貴之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于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貴者物雖非偽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時所採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氣未洩故得氣獨厚今皆人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真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實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



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其變遷之因實非一端藥性既殊即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

藥性專長論

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發散也而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同一滋陰也而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之陰同一解毒也而雄黃則解蛇虫之毒甘草則解飲食之毒已

有不可盡解者至如鱉甲之消痞塊史君子之殺蛔虫赤小豆之消膚腫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睡白鶴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則尤不可解者此乃藥性之專長即所謂單方秘方也然人止知不可解者之為專長而不知



常用藥之中亦各有崑長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
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盡收藥之功效者也故醫者
當廣集竒方深明藥理然後竒症當前皆有治法變化
不窮當年神農著本草之時既不能睹形而即識其性
又不可每藥歷試而知竟能深識其功能而所投必效
豈非與造化相為默契而非後人思慮之所能及者乎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况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
講乎其法載于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
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
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
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
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
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
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



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
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
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疎盪補益
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
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
或尚能依法為之其粗魯貧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
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

服藥法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
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
欲驅風寒出之于外必熱服而煖覆其體令藥氣行于
榮衛熱氣周徧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
風坐立或僅寂然安卧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
暗消之理而榮氣反為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
積滯而達之于下也必空服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垢
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



物相亂則氣性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圓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裏治法各有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于心也

醫必備藥論

古之醫者所用之藥皆自備之內經云司氣備物則無遺主矣當時韓康賣藥非賣藥也即治病也韓文公進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學解云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醫師之良也今北方人稱醫者為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自宋以後漸有寫方不備藥之醫其藥皆取之肆中今則舉世皆然夫賣藥者不知醫猶之可也乃行醫者竟不知藥則藥之是非真偽全然不問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即不誤而藥之誤多矣又古聖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則以煎劑為主餘者皆用丸散為多其丸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須丸散俟丸散



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止須一丸而愈合藥不可
止合一丸若使病家為一人而合一料則一丸之外皆
為無用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
不常用不易得之藥儲之數年難遇一用藥肆之中因
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
至于外科所用之煎方不過通散營衛耳若護心托毒
全賴各種丸散之力其藥皆貴重難得及鍛煉之物修
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費又大亦不得為一人止合一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二丸若外治之圍藥塗藥昇藥降藥護肌膚肉止血行
瘀定痛煞痒提膿呼毒生肉生皮續筋連骨又有薰蒸
烙灸吊洗點溺等藥種種各異更復每症不同皆非一
時所能備尤必須平時豫合乃今之醫者既不知其方
亦不講其法又無資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
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即
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為應酬之具則
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藥



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乩方論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竒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呂純陽或托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竒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即誠心于求治則必有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真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于醫理不遇于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遊行于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洩之故也至于不通不典之方則必持乩之術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誠非真乩方也

熱藥誤人最烈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凡藥之誤人雖不中病非與病相反者不能殺人即與病相反藥性平和者不能殺人與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藥甚輕不能殺人性既相反藥劑又重其方中有幾味中病者或有幾味能解此藥性者亦不能殺人兼此數害或其人病甚輕或其人精力壯盛亦不能殺人蓋誤藥殺人如此之難也所以世之醫者大半皆誤亦不見其日殺數人也即使殺之乃輾轉因循以至于死死者不覺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漸自愈者反指所誤用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之藥以為此方之功效又轉以之誤治他人矣所以終身誤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熱大燥之藥則殺人為最烈蓋熱性之藥往往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藏府則血湧氣升若其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乾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歸元或云此是陰症當加重其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



毒而死病家全不以為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為病勢
當然總之愚人喜服補熱雖死不悔我目中所見不一
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
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為可救不
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至于極輕淡之藥誤用亦
能殺人此乃其人之本領甚薄或勢已危殆故小誤即
能生變此又不可全歸咎于醫殺之也

薄貼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今所用之膏藥古人謂之薄貼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
表一以治裏治表者如呼膿去腐止痛生肌并撫風護
肉之類其膏宜輕薄而日換此理人所易知治裏者或
驅風寒或和氣血或消痰痞或壯筋骨其方甚多藥亦
隨病加減其膏宜重厚而久貼此理人所難知何也蓋
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內其流行于經絡藏府者必服藥
乃能驅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於皮膚筋骨之間可按
而得者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性從毛空而入其腠



理通經貫絡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敗之較之服藥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氣聚血結而有形者薄貼之法為良但製膏之法取藥必真心志必誠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則不能奏功至于敷熨吊溺種種雜法義亦相同在善醫者通變之而已

貌似古方欺人論

古聖人之立方不過四五味而止其審藥性至精至當其察病情至真至確方中所用之藥必準對其病而無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毫髮之差無一味泛用之藥且能以一藥兼治數症故其藥味雖少而無症不該後世之人果能審其人之病與古方所治之病無少異則全用古方治之無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風氣各殊人之氣稟各異則不得不依古人所製主病之方畧為增減則藥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雜未免欲兼顧則隨症增一二味而藥又增矣故後世之方藥味增多非其好為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為繁耳此猶不失周詳



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
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
也乃近世之醫動云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味
之藥有用浮泛輕淡之品者雖不中病猶無大害若趨
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姜蒼朮鹿茸熟地等峻補辛
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
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
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為此乃漢人之法嗚呼今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于近日之
時醫好為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于溫補而富貴之家
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
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
生民之大幸也

醫學源流論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醫學源流論卷下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 臣 舒 斌

編修臣 裴 謙 履 勛

總校官進士 臣 繆 瑛

校對官助教 臣 胡 于 襄

謄錄監生 臣 翟 灝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卷下

吳江徐大椿撰

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學好為高談竒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之語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為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為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竊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略記數語自信為已得其秘大言不慚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此動衆所謂道聽塗說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類是矣彼所謂司天運氣者以為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於脈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脈不應亦如之若脈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脈之一法也至於病則必觀



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
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
指為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又不當從風治
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乘之水位之下火氣乘之五
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勝亦有
相尅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
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
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
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
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
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
太過不及之異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
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於人之得
病則豈能一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
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



見病治病如風淫于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無問其數以平為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病家論

天下之病誤於醫家者固多誤於病家者尤多醫家而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誤易良醫可也病家而誤其弊不可勝窮有不問醫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誤一也有以耳為目聞人譽某醫即信為真不考其實其誤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務取其便又慮別延他人覺情面有虧其人又叨任不辭古人所謂以性命當人情其誤三也有遠方邪人假稱名醫高談濶論不復詳察信其欺妄其誤四也有因至親密友或勢位之人薦引一人情分難却勉強延請其誤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閱醫書每見立方必妄生議論



私改藥味其誤七也又或病勢方轉未收全功病家正
疑見效太遲忽而讒言蜂起中道變更又換他醫遂至
危篤其誤八也又有病變不常朝當桂附暮當芩連又
有純虛之體其症反宜用硝黃大實之人其症反宜用
參朮病家不知以為怪僻不從其說反信庸醫其誤九
也又有吝惜錢財惟賤是取况名醫皆自作主張不肯
從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順受商酬謝可畧扁
鵲云輕身重財不治其誤十也此猶其大端耳其中更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有用參附則喜用攻劑則懼服參附而死則委之命服
攻伐而死則咎在醫使醫者不敢對症用藥更有製藥
不如法煎藥不合度服藥非其時更或飲食起居寒暖
勞逸喜怒語言不時不節難以枚舉小病無害若大病
則有一不合皆足以傷生然則為病家者當何如在謹
擇名醫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擇賢相而專用之
其理一也然則擇賢之法若何曰必擇其人品端方心
術純正又復詢其學有根柢術有淵源歷考所治果能



十全八九而後延請施治然醫各有所長或今所患非其所長則又有誤必細聽其所論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藥必能命中然後托之所謂命中者其立方之時先論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藥之後如何效驗或云必得幾劑而後有效其言無一不驗此所謂命中也如此試醫思過半矣若其人本無足取而其說又怪僻不經或游移恍惚用藥之後與其所言全不相應則即當另覓名家不得以性命輕試此則擇醫之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五方異治論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於透出宜用疎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於疎洩宜用疎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縕於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為宜東南地溫當用清涼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於亡陽又當用辛溫為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為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濕山陝



之高燥皆當隨地制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各府各別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并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己之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為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頸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即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墨點記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壯或七壯即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醫者誤人無罪論

人命所關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無不立報乃為醫者往往壽考富厚子孫繁昌全無殃咎豈其間無悞藥害人者歟抑殺人之罪醫者不受歟蓋嘗與病者相周旋而知其故也夫醫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於醫之良者不信劣者反信之或旁人互生議論或病人自改方藥醫者



欲行其術勢必曲從病家之意偶然或愈醫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聞者亦相傳以為某人之病誤服某人之藥而死宜以為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復如此若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謂命也蓋人生死有定數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則命無權故必生疾病而使之死然疾病之輕重不齊或其人善自保護則不能令其死而命又無權於是天生此等之醫布於天下凡當死者少得微疾醫者令其輕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權於是獨重則醫之殺人乃隱然奉天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令以行其罰不但無罪且有微功故無報也世又有立心欺詐造捏假藥以取人財者此乃有心之惡與前所論不同其禍無不立至願人細思之真鑿鑿可徵非狂談也

針灸失傳論

靈素兩經其詳論臟腑經穴疾病等說為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為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於服藥而苦於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為針者其顯然之失有



十而精微尚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豎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穴如靈終始篇云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耳聾取手陽明啞乾取足少陰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瀉子補母等義今則每病指定幾穴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此二失也兩經論治井營輸經合最重冬刺井春刺營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凡只言某經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井營五者為言今則皆不講矣此三失也補瀉之法內經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為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為補又必迎其經氣疾內而徐出不按其痛為瀉隨其經氣



徐內而疾出即按其痛為補其法多端今則轉針之時
以大指推出為瀉搓入為補此四失也納針之後必候
其氣刺實者陰氣隆至乃去針刺虛者陽氣隆至乃出
針氣不至無問其數氣至即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
左手壓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
脈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
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寬轉而後出針不問氣
之至與不至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
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
六失也古之用針凡瘧疾傷寒寒熱咳嗽一切臟腑七
竅等症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脈形體痿痺屈伸等病
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
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瀉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
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
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



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內經刺法有九變十二節九變者
輸刺遠道刺經刺絡刺分刺大寫刺毛刺巨刺焮刺十二
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針刺輸刺短刺浮刺
陰刺傍刺贊刺以上二十一法視病所宜不可更易一
法不備則一病不愈今則祇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
針制有九鑱針員針鍤針鉞針鈹針員利針毫針長針
大針亦隨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則病不應今則大者
如員針小者如毫針而已豈能治痼疾暴氣此十失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專一手法
精嚴經云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又
云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
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又云伏如橫努起如發機其
專精敏妙如此今之醫者隨手下針漫不經意即使針
法如古志不凝而機不達猶恐無效况乎全與古法相
背乎其外更有先後之序迎隨之異貴賤之殊勞逸之
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數更僕難窮果能潛心體察以合



聖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難就易盡違古法所以世
之視針甚輕而其術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則較之
針所治之病不過十之一二知針之理則灸又易易耳

水病針法論

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取穴甚少
惟水病風痰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
之何也蓋水旺必尅脾土脾土衰則徧身皮肉皆腫不
特一經之中有水氣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
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
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容
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水泛濫必有江淮河
濟各引其所近之衆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
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後更必調其飲食經云方
飲無食方食無飲欲使飲食異居則水不從食無食他
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難愈如此余徃時治此病輕者



多愈重者必復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即無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既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臟腑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為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於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徹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即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內犯臟腑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於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尚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著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橫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即以硝黃峻藥下之則食尚在上焦即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同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於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為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治病分合論

一病而當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脹滿則或先治脹滿或先治腹痛即脹滿之中亦不同或因食或因氣或先治食或先治氣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積或因寒或先去積或先去寒種種不同皆當視其輕重而審察之以此類推則分治之法可知矣有當合治者如寒熱腹痛頭疼泄瀉厥胃胸滿內外上下無一不病則當求其因何而起先於諸症中擇最甚者為主而其餘症每症加專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治之藥一二味以成方則一劑而諸症皆備以此類推則合治之法可知矣藥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數藥以治之者閱古聖人製方之法自知有數病而一藥治之者閱本草之主治自知為醫者無一病不窮究其因無一方不洞悉其理無一藥不精通其性庶幾可以自信而不枉殺人矣

發汗不用燥藥論

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



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
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
等湯是也然猶恐其營中陰氣為風火所煽而消耗於
內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
氣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可類
推汗之必資於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
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
其人津液不虧內既為風火所熬又復為燥藥所燦則
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
反為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
益傷而舌焦唇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
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
水來救元陽從之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
成痼症遂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
凡幾也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濕邪
之法與傷寒雜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濕邪之法亦以淡滲為主如猪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濕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內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症亦先以發表為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乘虛陷入而無出路然後以薑附回其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雜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尚不知何況深微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病不可輕汗論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於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二三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為寧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為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尚無大害至於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



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
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
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
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
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為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
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
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
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
後止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溫覆令微似
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於亡陽未劇尤可挽回
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
救矣又盛暑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卧近竈之所無病
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時時出汗即不
亡陽亦必陰竭而死雖無移徙之處必擇一席稍涼之
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

傷風難治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謂之傷風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以入於肺肺為嬌臟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爍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太洩則汗出而陽虛太溢則氣閉而邪結并有視為微疾不避風寒不慎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症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害不可勝數諺云傷風不醒變成勞至言也然則治之何如一驅風蘇葉荊芥之類二消痰半夏象貝之類三降氣蘇子前胡之類四和營衛桂枝白芍之類五潤津液婁仁元參之類六養血當歸阿膠之類七清火黃芩山支之類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類八者隨其病之輕重而加減之更加以避風寒戒辛酸則庶幾漸愈否則必成大病醫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如桔梗乾姜之類不效即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類則必見血既見血



隨用熟地麥冬以實其肺即成勞而死四十年以來我
見以千計矣傷哉

攻補寒熱同用論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盡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虛而症實
如弱體之人胃風傷食之類或人實而症虛如強壯之
人勞倦亡陽之類或有人本不虛而邪深難出又有人
已極虛而外邪尚伏種種不同若純用補則邪氣益固
純用攻則正氣隨脫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攻補同用之法疑之者曰兩藥異性一水同煎使其相
制則攻者不攻補者不補不如勿服若或兩藥不相制
分途而往則或反補其所當攻攻其所當補則不惟無
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慮也此正不然蓋藥之性各盡
其能攻者必攻強補者必補弱猶掘坎於地水從高處
流下必先盈坎而後進必不反向高處流也如大黃與
人參同用大黃自能逐去堅積決不反傷正氣人參自
能充益正氣決不反補邪氣蓋古人製方之法分經別



臟有神明之道焉如瘧疾之小柴胡湯瘧之寒熱往來
乃邪在少陽木邪侮土中宮無主故寒熱無定於是用
柴胡以驅少陽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參以健中
宮之氣人參必不入肝胆則少陽之邪自去而中土之
氣自旺二藥各歸本經也如桂枝湯桂枝走衛以祛風
白芍走營以止汗亦各歸本經也以是而推無不盡然
試以神農本草諸藥主治說細求之自無不得矣凡寒
熱兼用之法亦同此義故天下無難治之症後世醫者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臨病人問所便論

病者之愛惡苦樂即病情虛實寒熱之徵醫者望色切
脈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
處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則賴醫者推求其理耳



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為醫者言之則醫者正可
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
真對症施治反執己之偏見強制病人未有不誤人者
如傷寒論中云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則傷
寒內中風之症未嘗禁其食也乃醫者見為傷寒之症
斷不許食凡屬感症皆不許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虛
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餓而死者又傷寒論云欲飲水
者稍稍與之蓋實火煩渴得水則解未嘗禁冷水也乃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醫家凡遇欲冷飲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
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欲食亦斷絕不與至煩渴而死
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蓋病者之性情氣體有能受溫熱
者有能受寒涼者有不受補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
乃必強而從我意見况醫者之意見亦各人不同於是
治病之法無一中肯者矣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蓋病
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實之所在如身大熱而反欲熱飲
則假熱而真寒也身寒戰而反欲寒飲是假寒而真熱



也以此類推百不失一而世之醫者偏欲與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與病相害者則醫者宜開導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則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濕病則酒宜忌之類此則不可縱欲以益其疾若與病症無碍而病人之所喜則從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內經辨症之精義也

治病不必顧忌論

凡病人或體虛而患實邪或舊有他病與新病相反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內外上下各有所病醫者躊躇束手不敢下藥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藥惟病是求藥所以制病有一病則有一藥以制之其人有是病則其藥耑至於病所而驅其邪決不反至無病之處以為禍也若留其病不使去雖強壯之人遷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無攻伐之理若或傷寒而邪入陽明則仍用硝黃下藥邪去而精氣自復如或懷妊之婦忽患癥瘕



必用桃仁大黃以下其癥瘕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以病之人或宜發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氣之衰而兼用補益如傷寒之後食復女勞復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並不因病後而用溫補惟視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復有所顧慮故天下無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誤或太過則不病之處亦傷而人危矣俗所謂有病病當之此歷古相傳之法也故醫者當疑難之際多所顧忌不敢對症用藥者皆視病不明辨症不的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審方不真不知古聖之精義者也

病深非淺藥能治論

天下有治法不誤而始終無效者此乃病氣深痼非泛然之方藥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營衛之間即使病勢極重而所感之位甚淺邪氣易出至於臟腑筋骨之痼疾如勞怯痞隔風痺痿厥之類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臟腑筋骨如油之入麵與正氣相併病家不知屢易醫家醫者見其不效雜藥亂投病日深而元氣日敗遂至不



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尋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書者如風痺大症之類前錄古方數首後附以通治之方數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豈有愈期必當徧考此病之種類與夫致病之根源及變遷之情狀并詢其歷來服藥之誤否然後廣求古今以來治此症之方選擇其內外種種治法次第施之又時時消息其效否而神明變通之則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執數首通治之方屢試不效其計遂窮未有不誤者也故治大症必學問深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博心思精敏又專心以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極重極久之病諸藥罔效忽服極輕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專治之方從前皆係誤治忽遇對症之藥自然應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論

治病之法自當欲其速愈世之論者皆以為治早而藥中病則愈速治緩而藥不中病則愈遲此常理也然亦有不不論治之遲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內經藏氣法時論



云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傷寒論云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又云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靜養調攝以待之不可亂投藥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劑以希功即使不誤藥力勝而元氣反傷更或有不對症之藥不惟無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况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漸復精神豈有驟長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至於外科則起發成膿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誤固有遷延生變者若欲強之有速效則如揠苗助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乃病家醫家皆不知之醫者投藥不效自疑為未當又以別方試之不知前方實無所害特時未至耳乃反誤試諸藥愈換而病愈重病家以醫者以而不效更換他醫他醫徧閱前方知其不效亦復更換他藥愈治愈遠由是斷斷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



足責為醫者豈可不知而輕以人嘗試乎若醫者審知
之而病家必責我以近效則當明告之故決定所愈之
期倘或不信必欲醫者另立良方則以和平輕淡之藥
姑以應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則力辭之斷不
可徇人情而至於誤人如此則病家一時或反怨謗以
後其言果驗則亦知我識高而品崇矣

治人必考其驗否論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為醫者自審
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為醫者皆憤憤而
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
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卧傷寒論云一服愈者
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不一二劑
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為何病所本何
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
於何時減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驗必求所以不驗之



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應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及增他症或病反重則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懲焉更復博考醫書期於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止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醫案明著其說然後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過必知加以潛心好學其道日進矣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尚之藥數種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偶爾得效自以為功其或無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效或至於死亦諉於病勢之常病家亦相循為固然全不一怪間有病家於未服藥之前問醫者服此藥之後效驗若何醫者答云且看服後何如豈有預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為失言何其愚也若醫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醫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為庸醫之所誤兩有所益也

防微論

病之始生淺則易治以而深入則難治內經云聖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
鑄兵不亦晚乎傷寒論序云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
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數日乃
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昔扁鵲見齊桓公云病在腠理
三見之後則已入臟不可治療而逃矣歷聖相傳如同
一轍蓋病之始入風寒既淺氣血臟腑未傷自然治之
甚易至於邪氣深入則邪氣與正氣相亂欲攻邪則碍
正欲扶正則助邪即使邪漸去而正氣已不支矣若夫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得病之後更或勞動感風傷氣傷食謂之病後加病尤
極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館道途得者徃徃難治非
所得之病獨重也乃既病之後不能如在家之安適而
及早治之又復勞動感冒致病深入而難治也故凡人
少有不適必當即時調治斷不可忽為小病以致漸深
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此則凡人
所當深省而醫者亦必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體察
也



知病必先知症論

凡一病必有數症有病同症異者有症同病異者有症與病相因者有症與病不相因者蓋合之則曰病分之則曰症古方以一藥治一症合數症而成病即合數藥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藥治幾症者有合幾藥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藥亦異變化無窮其淺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黃連半夏不寐用棗仁茯神之類人皆知之至於零雜之症如內經所載喘惋噫語吞欠嚏嘔笑泣目瞑噤乾心懸善恐涎下涕出齧唇齧舌善忘善怒喜握多夢嘔酸魄汗等症不可勝計或由司天運氣或由臟腑生尅或由邪氣傳變內經言之最詳後之醫者病之總名亦不能知安能於一病之中辨明衆症之源流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備細言之而彼實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藥為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應命并有用相反之藥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無門可告也學醫者當熟讀內經每症究其緣由詳其情狀辨其異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同審其真偽然後徧考方書本草詳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應手輒愈不知者以為神奇其實古聖皆有成法也

補藥可通融論

古人病愈之後即令食五穀以養之則元氣自復無所謂補藥也黃農仲景之書豈有補益之方哉間有別載他書者皆托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養性補益等各立一門遂開後世補養服食之法以後醫家凡屬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體虛病後之人必立補方以為調理善後之計若富貴之人則必常服補藥以供勞心縱欲之資而醫家必百計取媚以順其意其藥專取貴重辛熱為主無非參朮地黃桂附鹿茸之類托名秘方異傳其氣體合宜者一時取效久之必得風痺陰涸等疾隱受其害雖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說固不足論至體虛病後補藥之方自當因人而施視臟腑之所偏而損益之其藥亦不外陰陽氣血擇和平之藥數十種相為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



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問其陰陽臟腑何者專重而已况膏丸合就必經月經時而後服完若必每日視脈察色而後服藥則必須一日換一丸方矣故凡服補藥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說過為艱難慎重取貴僻之藥以為可以却病長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即欲以之欺人耳

輕藥愈病論

古諺有不服藥為中醫之說自宋以前已有之蓋因醫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道失傳治人多誤病者又不能辨醫之高下故不服藥雖不能愈病亦不至為藥所殺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漸退內傷漸復亦能自愈故云中醫此過於小心之法也而我以為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難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誠不必服藥若難愈及不愈之疾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則莫若擇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小誤亦無害對病有奇功此則不止於中醫矣



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
山查麥芽等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
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
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
大害又有其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不可不知如腹
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
見此症而飲以生姜湯如果屬寒不散寒而用生姜熱
性之藥與寒氣相鬪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姜湯一碗覆杯
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
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雖極淺之藥而亦有深義存焉
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擇藥性之最輕淡者
隨症飲之則服藥而無服藥之誤不服藥而有服藥之
功亦養生者所當深考也

腹內癰論

古之醫者無分內外又學有根柢故能無病不識後世



內外科既分則顯然為內症者內科治之顯然為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內外未顯然者則各執一說各擬一方歷試諸藥皆無效驗輕者變重重者即殞矣此等症不特外科當知之即內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確知非已責即勿施治毋至臨危束手而後委他人也腹內之癰有數症有肺癰有肝癰有胃脘癰有小腸癰有大腸癰有膀胱癰惟肺癰咳吐腥痰人猶易辨餘者或以為痞結或以為瘀血或以為寒痰或以為食積醫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藥雜投及至成膿治已無及并有不及成膿而死者病者醫者始終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結瘀血寒痰食積之狀凡痞結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漸而成寒痰則痛止無定又必另現痰症食積則必有受傷之日且三五日後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則痛有常所而遷延益甚金匱云諸脈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淅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以手按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此數句乃內癰真諦也又云腸癰之為病身甲錯腹



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是也若肝癰則
脇內隱隱痛日久亦吐膿血小腸癰與大腸癰相似而
位略高膀胱癰則痛在小腹之下近毛際著皮即痛小
便亦艱而痛胃脘癰則有虛實二種其實者易消若成
膿必大吐膿血而愈惟虛症則多不治先胃中痛脹久
而心下漸高其堅如石或有寒熱飲食不進按之尤痛
形體枯瘦此乃思慮傷脾之症不待癰成即死故凡腹
中有一定痛處惡寒倦卧不能食者皆當審察防成內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圍藥論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重圍藥凡毒之所
最忌者散大而頂不高蓋人之一身豈能無七情六慾
之伏火風寒暑濕之留邪飲食痰涎之積毒身無所病
皆散處退藏氣血一聚而成癰腫則諸邪四面皆會惟
圍藥能截之使不併合則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



之毒不能透出皮膚勢必四布為害惟圍藥能束之使不散漫則氣聚而外洩矣如此則形小頂高易膿易潰矣故外治中之圍藥較之他藥為特重不但初起為然即成膿收口始終賴之一日不可缺若世醫之圍藥不過三黃散之類每試不效所以皆云圍藥無用如有既破之後而仍用圍藥者則羣然笑之故極輕之毒徃徃至於散越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圍藥之故也至於圍藥之方亦甚廣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為主而寒熱攻提和平猛厲則當隨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輕議圍藥之非安望其術之能工也

難經論

難經非經也以經文之難解者設為問難以明之故曰難經言以經文為難而釋之也是書之旨蓋欲推本經旨發揮至道剖晰疑義垂示後學真讀內經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盡善者其問答之詞有即引經文以釋之者經文本自明顯引之或反遺其要以至經語反晦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或則無所發明或則與兩經相背或則以此誤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機杼發揮妙道未嘗見於內經而實能顯內經之奧義補內經之所未發此蓋別有師承足與內經並垂千古不知創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書而越人引以為証乎自隋唐以來其書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無能駁正之者蓋業醫之輩讀難經而識其大義已為醫道中傑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內經求其異同得失乎古今流傳之載籍凡有舛誤後人無敢議者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比比然也獨難經乎哉餘詳余所著難經經釋中

傷寒論

仲景傷寒論編次者不下數十家因致聚訟紛紜此皆不知仲景作書之旨故也觀傷寒叙所述乃為庸醫誤治而設所以正治之法一經不過三四條餘皆救誤之法故其文亦變動不居讀傷寒論者知此書皆設想懸擬之書則無徃不得其義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條在前或以此條在後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



以此經因彼經而變互相詬厲孰知病變萬端傳經無定古人因病以施方無編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幾叔和所定為可信何則叔和序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則此書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輒加辨駁以為原本不如此抑思苟無叔和安有此書且諸人所編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經現症有異有同後人見陽經一症襍於陰經之中以為宜改入陽經之內不知陰經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圓機活法泯沒不可問矣凡讀書能得書中之精義要訣歷歷分明則任其顛倒錯亂而我心自能融會貫通否則徒以古書紛更互異愈改愈晦矣

金匱論

金匱要略乃仲景治雜病之書也其中缺略處頗多而上古聖人以湯液治病之法惟賴此書之存乃方書之祖也其論病皆本於內經而神明變化之其用藥悉本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於神農本草而融會貫通之其方則皆上古聖人歷代相傳之經方仲景間有隨症加減之法其脈法亦皆內經及歷代相傳之真訣其治病無不精切周到無一毫游移參錯之處實能洞見本源審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應真乃醫方之經也惜其所載諸病未能全備未知有殘缺與否然諸大症之綱領亦已粗備後之學者以此為經而參考推廣之已思過半矣自此以後之書皆非古聖相傳之真訣僅自成一家不可與金匱並列也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脈經論

王叔和著脈經分門別類條分縷晰其原亦本內經而漢以後之說一無所遺其中旨趣亦不能畫一使人有所執持然其滙集羣言使後世有所考見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脈之為道不過驗其血氣之盛衰寒熱及邪氣之流在何經何臟與所現之症參觀互考以究其生剋順逆之理而後吉凶可憑所以內經難經及仲景之



論脈其立論反若甚疎而應驗如神若執脈經之說以
為某病當見某脈某脈當得某病雖內經亦間有之不
如是之拘泥繁瑣也試而不驗於是或咎脈之不準或
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藥之不對症而不知皆非也蓋病
有與脈相合者有與脈不相合者兼有與脈相反者同
一脈也見於此症為宜見於彼症為不宜同一症也見
某脈為宜見某脈為不宜一病可見數十脈一脈可現
數百症變動不拘若泥定一說則從脈而症不合從症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而脈又不合反令人徬徨無所適從所以古今論脈之
家彼此互異是非各別人持一論得失相半總由不知
變通之精義所以愈密而愈疎也讀脈經者知古來談
脈之詳密如此因以考其異同辨其得失審其真偽窮
其變通則自有心得若欲泥脈以治病必至全無把握
學者必當先參於內經難經及仲景之說而貫通之則
曾中先有定見後人之論皆足以廣我之見聞而識力
愈真此讀脈經之法也



千金方外臺論

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仲景之治病其論臟腑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內經而其所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減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於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則不然其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所論病未嘗不依內經而不無雜以後世臆度之說其所用方亦皆採擇古方不無兼取後世偏雜之法其所用藥未必全本於神農兼取雜方單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數方亦有一方而治數病其藥品有多至數十味者其中對症者固多不對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專在於藥而古聖製方之法不傳矣此醫道之一大變也然其用意之竒用藥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滅之處至唐王燾所集外臺一



書則纂集自漢以來諸方匯萃成書而歷代之方於焉
大備但其人本非專家之學故無所審擇以為指歸乃
醫方之類書也然唐以前之方賴此書以存其功亦不
可泯但讀之者苟曾中無成竹則衆說紛紜羣方淆雜
反茫然失其所據故讀千金外臺者必精通於內經仲
景本草等書曾中先有成見而後取其長而舍其短則
可資我博採之益否則反亂人意而無所適從嗟乎千
金外臺且然况後世偏駁雜亂之書能不惑人之心志
哉等而下之更有無稽杜撰之邪書尤不足道矣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活人書論

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易曉大有
功於仲景者活人書為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舉六經
所現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經皆現者并有一症而
治法迥別者則讀者茫無把握矣此書以經絡病因傳
變疑似條分縷晰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了然
豈非後學之津梁乎其書獨出機杼又能全本經文



無一字混入己意豈非好學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繼往
開來者乎後世之述傷寒論者唐宋以來已有將經文
刪改移易不明不貫至近代前條辨尚論編等書又復
顛倒錯亂各逞意見互相辨駁總由分症不清欲其強
合所以日就支離若能參究此書則任病情之錯綜反
覆而治法仍歸一定何必聚訟紛紜致古人之書愈講
而愈晦也

太素脈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診脈以之治病其血氣之盛衰及風寒暑濕之中人可
驗而知也乃相傳有太素脈之說以候人之壽夭窮通
智愚善惡纖悉皆備夫脈乃氣血之見端其長而堅厚
者為壽之徵其短小而薄弱者為夭之徵清而有神為
智之徵濁而無神為愚之徵理或宜然若善惡已不可
知窮通則與脈何與然或得壽之脈而其人或不謹於
風寒勞倦患病而死得天之脈而其人愛護調攝得以
永年又有血氣甚清而神志昏濁者形質甚濁而神志



清明者即壽夭智愚亦不能皆驗况其他乎又書中更神其說以為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財若干父母何人子孫何若則更荒唐矣天下或有習此術而言多驗者此必別有他術以推測而倖中借此以神其說耳若盡於脈見之斷斷無是理也

婦科論

婦人之疾與男子無異惟經期胎產之病不同且多癥瘕之疾其所以多癥瘕之故亦以經帶胎產之血易於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凝滯故較之男子為多故古人名婦科謂之帶下醫以其病總屬於帶下也凡治婦人必先明衝任之脈衝脈起於氣街在毛際兩旁並少陰之經挾臍上行至膻中而散任脈起於中極之下臍旁四寸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又云衝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脈之海此皆血之所從生而胎之所由繫明於衝任之故則本原洞悉而後其所生之病千條萬緒可以知其所從起更參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變化之則每症必有傳受不概



治以男子泛用之藥自能所治輒效矣至如世俗相傳之邪說如胎前宜涼產後宜溫等論夫胎前宜涼理或有之若產後宜溫則脫血之後陰氣大傷孤陽獨熾又瘀血未淨結為蘊熱乃反用姜桂等藥我見時醫以此殺人無數觀仲景先生於產後之疾以石羔白薇竹莊等藥治之無不神效或云產後瘀血得寒則凝得熱則行此大謬也凡瘀血凝結因熱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熱降而解如桃仁承氣湯非寒散而何未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聞此湯能凝血也蓋產後瘀血熱結為多熱瘀成塊更益以熱則煉成乾血永無解散之日其重者陰涸而即死輕者成堅痞禱勞等疾惟實見其真屬寒氣所結之瘀則宜用溫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於古聖而反宗後人之邪說皆足以害人諸科皆然不獨婦科也

痘科論

今天下之醫法失傳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於臟腑骨脈而發於天時所謂本於臟腑骨脈者凡人受生之初



陰陽二氣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動則必有渣滓未融之處伏於臟腑骨脈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無感召則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陰陽之氣沴戾日積與人身之臟腑氣血相應則其毒隨之而越此發於天時者也而天時有五運六氣之殊標本勝復之異氣體既稟受不同感發又隨時各別則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補救之此至精至微之術也柰何以寒涼伐之毒藥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內經云火鬱則發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其遇天時炎熱火甚易發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際氣為寒束則不起發發而精血不充則無漿漿而精血不繼即不靨則溫散提托補養之法缺一不可豈得概用寒涼至其用蚯蚓桑蟲全蝎等毒藥為禍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謂毒氣內陷一時不能托出則借其力以透發之此皆危篤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視為常用之藥則無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藥無有不死非其識見之高乃其用藥



之靈也故症之生死全賴氣血當清火解毒者則清火
解毒當培養氣血者則溫托滋補百不失一矣嗚呼謬
說流傳起於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藥數品按日定方
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夫以至變至微之病而立
至定至粗之法於是羣以為痘科最易不知殺人亦最
多也

附種痘說

種痘之法此仙傳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欲其聚痘未出而強之出則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
多痘欲其少強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
小強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時痘之戾氣四也擇天地
溫和之日五也擇小兒無他病之時六也其痘苗皆
取種出無毒之善種七也凡痘必漿成十分而後毒
不陷種痘之漿五分以上即無害八也凡痘必十二
朝成靨并有延至一月者種痘則九朝已回九也其
有種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種而死者則自出斷無



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於種出危險之痘或生痘毒
此則醫家不能用藥之故種痘之人更能畧知治痘
之法則尤為十全矣

幼科論

幼科古人謂之啞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
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變蒸胎驚之類與成人異
者不可勝舉非若婦人之與男子異者止經產數端耳
古人所以另立專科其說精詳明備自初生以至成童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其病名不啻以百計其治法立方種種各別又婦人之
與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兒之與成人即病相
同者治亦迥異如傷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礪砂其餘諸
症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真傳也
後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藥治之徃徃遷延而死
此醫者失傳之故至於調攝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
得一蓋小兒純陽之體最宜清涼今人非太煖即太飽
而其尤害者則在於有病之後而數與之乳乳之為物



得熱則堅紉如棉絮况兒有病則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則愈充滿一與之吮則迅疾湧出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復充填積胃口化為頑痰痰火相結諸脈皆閉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飯幾何當病危之時其食與平時不減安有不死者哉然囑病家云乳不可食則羣相詬曰乳猶水也食之何害况兒虛如此全賴乳養若復禁乳則餓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將醫家詬罵其餘之不當食而食與當食而反不與之食種種失宜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不可枚舉醫者豈能坐守之使事事合節耶况明理之醫能知調養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兒之所以難治者非盡不能言之故也

瘍科論

瘍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傳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後施治皆有成法必讀書臨症二者皆到然後無誤其升降圍點去腐生肌呼膿止血膏塗洗熨等方皆必純正和平屢試屢驗者乃能應手而愈至於



內服之方護心托毒化膿長肉亦有真傳非尋常經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則必視其人之強弱陰陽而為加減此則必通於內科之理全在學問根柢然又與內科不同蓋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藥則有某毒主某藥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傳授焉故外科總以傳授為主徒恃學問之宏博無益也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為尤易惟外科而兼內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時復感他氣或因外症重極內傷臟腑則不得不兼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內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講於內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後能兩全而無失若不能治其內症則並外症亦不可救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若為外科者不能兼則當另請名理內科為之定方而為外科者參議於其間使其藥與外症無害而後斟酌施治則庶幾兩有所益若其所現內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極而昏暈膿欲成而生寒熱毒內陷而脹滿此則內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內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內科也但其道甚微



其方甚衆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淺言之則惟記煎方數首合膏圍藥幾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則經絡臟腑氣血骨脈之理及竒病怪疾千態萬狀無不盡識其方亦無病不全其珍竒貴重難得之藥亦無所不備雖遇極竒極險之症亦了然無疑此則較之內科為更難故外科之等級高下懸殊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論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祝由之法內經賊風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變氣論岐伯云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虛邪賊風內著五臟骨髓外傷孔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觀之則祝由之法亦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輕者或有感應之理若果病機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傳近所傳符咒之術間有小效而病



之大者全不見功蓋岐伯之時已然况後世哉存而不
論可也

獸醫論

禽獸之病由於七情者少由於風寒飲食者多故治法
較之人為猶易夫禽獸之臟腑經絡雖與人殊其受天
地之血氣不甚相遠故其用藥亦與人大略相同但其
氣粗血濁其所飲食非人之飲食則藥亦當別有主治
不得盡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馬之食則當用消草之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藥犬豕之食則當用消糠豆之藥是也又有專屬之品
如猫宜烏藥馬宜黃藥之類而其病亦一獸有一獸獨
患之病此則另有專方主治餘則與人大段相同但必
劑大而力厚之方取效為易其中又有天運時氣之不
同變化多端亦必隨症加減此理亦廣博深奧與治人
之術不相上下今則醫人之醫尚絕傳况獸醫乎

四大家論

醫道之晦以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說指張仲景劉河間



李東垣朱丹溪四人謂為千古醫宗此真無知妄談也
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聖人猶儒宗之孔子河
間東垣乃一偏之學丹溪不過斟酌諸家之言而調停
去取以開學者便易之門此乃世俗之所謂名醫也三
子之於仲景未能望見萬一乃躋而與之並稱豈非絕
倒如扁鵲倉公王叔和孫思邈輩則實有師承各操絕
技然亦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漢唐諸子之流亦斷斷
不可孔子並列况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劉則專崇內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經而實不能得其精義朱則平易淺近未覩本原至於
東垣執耑理脾胃之說純用升提香燥意見偏而方法
亂貽誤後人與仲景正相反後世頗宗其說皆由世人
之於醫理全未夢見所以為所惑也更可駭者以仲景
有傷寒論一書則以為專明傷寒金匱要略則以為不
可依以治病其說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輕三子也蓋此
說行則天下惟知竊三子之緒餘而不深求仲景之學
則仲景延續先聖之法從此日衰而天下萬世天札載



途其害不小故當亟正之也

醫家論

醫之高下不齊此不可勉強者也然果能盡智竭謀小心謹慎猶不至於殺人更加以詐偽萬端其害不可窮矣或立竒方以取異或用僻藥以惑衆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魯之輩或立高談怪論驚世盜名或造假經偽說瞞人駭俗或明知此病易曉偽說彼病以示竒如冬月傷寒強加香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薷於傷寒方內而愈以為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係熱症強加乾姜於涼藥之內而愈以為此真寒也不知彼之乾姜乃泡過百次而無味者也於外科則多用現成之藥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險先使其瘡極大令人驚惶而後治之并有能發不能收以至斃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條鎗之類不顧人之極痛一概用之哀號欲死全無憐憫之心此等之人不過欲欺人圖利即使能知一二亦為私欲所汨沒



安能奏功故醫者能正其心術雖學不足猶不至於害人况果能虛心篤學則學日進學日進則每治必愈而聲名日起自然求之者衆而利亦隨之若專於求利則名利必兩失醫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醫學淵源論

醫書之最古者內經則醫之祖乃岐黃也然本草起於神農則又在黃帝之前矣可知醫之起起於藥也至黃帝則講夫經絡臟腑之原內傷外感之異與夫君臣佐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使大小竒偶之制神明夫用藥之理醫學從此大備然其書講人身臟腑之形七情六淫之感與針灸雜法為多而製方尚少至伊尹有湯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傳聞無成書可考至扁鵲倉公而湯藥之用漸廣張仲景先生出而雜病傷寒專以方藥為治遂為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農黃帝之精義皆從古相傳之方仲景不過集其成耳自是之後醫者以方藥為重其於天地陰陽經絡臟腑之道及針灸雜術往往不甚考



求而治病之法從此一變唐宋以後相尋彌甚至元之
劉河間張潔古等出未嘗不重內經之學凡論病必先
叙經文而後採取諸家之說繼乃附以治法似為得旨
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經義而於仲景制方之義
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說非影響即支離各任其偏而
不歸於中道其尤偏駁者李東垣為甚惟以溫燥脾胃
為主其方亦毫無法度因當時無真實之學盜竊虛名
故其教至今不絕至明之薛立齋尤浮泛荒謬猶聖賢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之學變而為腐爛時文何嘗不曰我明經學古者也然
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既不知神農黃
帝之精義則藥性及臟腑經絡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
景制方之法度則病變及施治之法不審也惟曰某病
則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劑
令病者遷延自愈者胸中毫無把握惟以簡易為主自
此以降流弊日甚而枉死載途矣安得有參本草窮內
經熟金匱傷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總



由於習醫者皆貧苦不學之人專以此求衣食故祇記數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復更求他法故其禍遂至於此也

考試醫學論

醫為人命所關故周禮醫師之屬掌於冢宰歲終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陞補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試之文皆有程式未知當時得人何如然其慎重醫道之意未嘗異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也故當時立方治病猶有法度後世醫者大概皆讀書不就商賈無資不得已而為衣食之計或偶涉獵肆中勦襲醫書或托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為醫術不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岐黃之精義幾絕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試之法必訪求世之實有師承學問淵博品行端方之醫如宋之教授令其嚴考諸醫取則許掛牌行道既行之後亦復每月嚴課或有學問荒疎治法謬誤者小則撤牌讀書大則飭使改



業教授以上亦如周禮醫師之有等其有學問出衆治效神妙者侯補教授其考試之法分為六科曰針灸曰大方曰婦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專科其試題之體有三一曰論題出靈樞素問發明經絡臟腑五運六氣寒熱虛實補瀉逆從之理二曰解題出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考訂藥性病變製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驗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於聖經治必遵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矣豈可聽涉獵杜撰全無根柢之人以人命為兒戲乎

醫非人人可學論

今之學醫者皆無聊之甚習此業以為衣食之計耳孰知醫之為道乃古聖人所以洩天地之祕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學也黃帝神農越人仲景之書文詞古奧搜羅廣遠非淵



博通達之人不可學也。凡病之情傳變在於頃刻，真偽一時難辨，一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虛懷靈變之人不可學也。病名以千計，病症以萬計，臟腑經絡內服外治方藥之書數年不能竟其說，非勤讀善記之人不可學也。又內經以後支分派，別人自為師，不無偏駁，更有怪僻之論，鄙俚之說，紛陳錯立，淆惑百端，一或誤信終身，不返，非精鑒確識之人不可學也。故為此道者必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能屏去俗事，專心數年，更得師之傳授，方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默契。若今之學醫者，與前數端事事相反，以通儒畢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無文理之人，欲頃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喪而枉死者徧天下也。

名醫不可為論

為醫固難，而為名醫尤難。何則？名醫者聲價甚高，敦請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即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屬輕小之疾，不即延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治必病勢危篤近醫束手舉家以為危然後求之夫病勢而人人以為危則真危矣又其病必遷延日以屢易醫家廣試藥石一誤再誤病情數變已成壞症為名醫者豈真有起死回生之術哉病家不明此理以為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醫之束手亦何以異於人哉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則當之者難為情矣若此病斷然必死則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飄然而去猶可免責倘此症萬死之中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猶有生機一線若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若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雖當定方之時未嘗不明白言之然人情總以成敗為是非既含我之藥而死其咎不容諉矣又或大病差後元氣虛而餘邪尚伏善後之圖尤宜深講病家不知失於調理愈後復發仍有歸咎於醫之未善者此類甚多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也知其難則醫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旁觀



之人亦宜曲諒也然世又有獲虛名之時醫到處誤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殺人之實無殺人之名此必其人別有巧術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內矣

邪說陷溺論

古聖相傳之說揆之於情有至理驗之於疾有竒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獨於無稽之談義所難通害又立見者人人奉以為典訓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來以矣時醫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風寒暑濕燥火猶是也生人七情六慾猶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則生今人用之則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審其病之確然然後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謂某病非古人之所謂某病也如風火雜感症類傷寒實非傷寒也乃亦以大劑桂枝湯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輕者身熱悶亂於是罪及仲景以為桂枝湯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誤人豈不謬乎所



謂無稽之邪說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傷寒陽明之藥傷寒皆在冬至以後尚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謂痢疾血症皆無止法夫痢血之病屬實邪有瘀者誠不可以遽止至於滑脫空竭非止不為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謂餓不死之傷寒吃不死之痢疾夫傷寒論中以能食不能食驗中寒中風之別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况邪方退非扶其胃氣則病變必多宿食欲行非新穀入胃則腸中之氣必不下達但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不可過用耳執餓不死之說而傷寒之禁其食而餓死者多矣謂痢疾為吃不殺者乃指人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則其胃氣尚強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謂痢疾之人無物不可食執吃不殺之說而痢疾之過食而死者多矣此皆無稽之談不可枚舉又有近理之說而謬解之者亦足為害故凡讀書議論必審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歷試方不為邪說所誤故聖人深惡夫道聽塗說之人也



涉獵醫書誤人論

人之死誤於醫家者十之三誤於病家者十之三誤於
旁人涉獵醫書者亦十之三蓋醫之為道乃通天徹地
之學必全體明而後可以治一病若全體不明而偶得
一知半解舉以試人輕淺之病或能得效至於重大疑
難之症亦以一偏之見妄議用藥一或有誤生死立判
矣間或偶然倖中自以為如此大病猶能見功益復自
信以後不拘何病輒妄加議論至殺人之後猶以為病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自不治非我之過於是終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
往多信之者則有故焉蓋病皆不知醫之人而醫者寫
方即去見有稍知醫理者議論鑿鑿又關切異常情面
甚重自然聽信誰知彼乃偶然繙閱及道聽塗說之談
彼亦未嘗審度從我之說病者如何究竟而病家已從
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貴之人文理本優偶爾檢點
醫書自以為已有心得旁人因其平日稍有學問品望
倍加信從而世之醫人因自己全無根柢辨難反出其



下於是深加佩服彼以為某乃名醫尚不如我遂肆然
為人治病愈則為功死則無罪更有執一偏之見恃其
文理之長更著書立說貽害後世此等之人不可勝數
嗟乎古之為醫者皆有師承而又無病不講無方不通
一有邪說異論則引經據典以折之又能實有把持所
治必中故餘人不得而參其末議今之醫者皆全無本
領一書不讀故涉獵醫書之人反出而臨乎其上致病
家亦鄙薄醫者而反信夫涉獵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
欽定四庫全書
醫學源流論

其咎全在醫中之無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長短也然涉
獵之人以而自信益真始誤他人繼誤骨肉終則自誤
其身我見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醫學源流論卷下

